

人与自然

门前那片小树林

◆王之双

从我记事起，我家门前就有一片小树林。枝叶茂茂，郁郁葱葱。树林里有榆树、槐树和杨树。每到夏天，这里便成了人们避暑的好地方。

那些下晌回家的人们，放下锄头，端着饭碗跑到这里，边吃边聊，把碗里的饭吃光了，也不想回那蒸笼似的屋子里，干脆把碗往旁边一推，靠着树干，似睡非睡，解乏纳凉，好不惬意。

到了下午，上了年纪的人，拿着蒲扇，迈着悠闲的步子，不约而同来到小树林，脱下一只布鞋放到屁股下，坐成一个圈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有意无意地搭讪，一直不愿离开这绿树成荫、通风透凉的地方。

他们说，这里的老榆树曾救过村里无数条生命。在那饥饿的年代，人们嚼着玉米裤活命，由于玉米裤发涩，肠子蠕动困难，解不下大手，就将榆树叶叶吃，榆树叶光滑有黏性，肠胃慢慢好了起来。

槐树在当时的生活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在我们豫北一带有个风俗，到农历六月初一开始炸油条蘸麦。母亲带上油条，到出门的闺女家看看闺女在收麦大忙中是否累瘦了，也好补补身体。出门到小树林里折些槐枝蒙住竹篮，槐叶属性苦，油条不招苍蝇。

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会跑进小树林凑热闹。常常拉着大人的衣角问长问短，那些幼稚的无聊的不着边际的问话让大人们一时语塞。他们苦笑着把胳膊一挥：“去去去，玩你们的，少插嘴。”孩子们便“哄”地跑开了。男孩在地上画一个正方形图案，找来土坷垃，玩“小兵摆大炮”；女孩跳绳、抓石子。还有男孩女孩组合，拔河、过家家。玩得昏天黑地，不亦乐乎。

累了，找一片软绵绵的草地躺下，看头顶摇摇晃晃若隐若现的天空，有白云在树叶的缝隙间钻来钻去。树上的一对对鸟儿忽上忽下，嬉戏打闹；一声声蝉鸣此起彼伏，震耳欲聋。

我们就找来一根长竹竿，在顶端拴一根头发样的玻璃丝，打个活结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知了的头部，知了感到痒痒的，开始用脚挠。眼看玻璃丝扒进头部，我猛将竹竿一拉，知了一阵惊叫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我收入囊中。当然，也有失手的时候，遇上狡猾的知了，就会把丝套蹬到一边，你再放，它再蹬，蹬来蹬去就是不上钩。你不得不改变策略，将手里准备好的面筋放到竹竿上，一旦粘住它的羽翼，便展翅难飞。

有一次，我仰起头刚举起竹竿，岂料知了早有觉察，撒泡尿，边飞边唱，逃之夭夭。我急忙用衣袖擦着脸颊，那刺鼻的尿腥很快弥漫开了。周围那些捡了壳当药材卖钱的姑娘们，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。

后来，几个村霸为一己私利想把小树林占为己有，欲毁掉树木建一座工厂。村长不答应，他们几个找村长闹事，晚上又是往门上甩屎，又是往门口放花圈。村长立场坚定，意志坚强，面对威逼利诱，仍然说“不”！

随着青山提出“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”“绿水青山，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号召，那些曾对小树林抱有私念的人们，不得不收敛，遵规守纪，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了。

如今，小树林在村民的守护管理下，更显得碧绿青翠，勃勃生机。在这烈日炎炎的夏天，成群搭伙的人们来到这里下象棋、做游戏、叙友情、讲故事、话未来，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……

史海钩沉

鼠疫斗士伍连德

◆王剑

槟城的一个华人移民家庭。他的父母为他取名连德，是希望他兼备五种美德：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节俭、忍让。他从小勤奋好学，17岁获取英国女皇奖学金，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医。1907年，胸怀报国理想的伍连德，接受清政府的邀请，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（副校长），与梁启超、辜鸿铭等人交往甚密。

1910年12月，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嘉瑞直扑疫情第一线哈尔滨。他的行李中，有一架英国制的中型显微镜以及酒精、试管、剪刀、钳子等医用品。在当时的医学界，以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，普遍认为鼠疫是由老鼠传染给人的。伍连德却不这么认为，他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实地考察，发现病源来自旱獭，早期患者多为捕杀旱獭的猎人和皮货商。

为了弄清病因，伍连德找到了一具因病毒感染死亡的尸体，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例尸体病理解剖。经过三天的细菌培养，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鼠疫杆菌，并第一次提出了“肺鼠疫”的概念，认为这种“肺部的瘟疫”，通过空气飞沫传播，可以人传人，是一种烈性呼吸性传染病。

找到病源之后，伍连德立即动用军队、警察、邮差等社会力量，采取了强有力的隔离措施。他的方法很简单，却很

有效：整个东北实行封城，分区管控。每个区配备一定的医生、警察以及医疗物资。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，分别是红、黄、蓝、白，每种颜色只允许在本区活动。

下令封锁山海关，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有军人的看守下滞留五日，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。铁路交通严格管制，南满铁路、东清铁路和京津铁路陆续停止运行。

在当地产“鼠疫医院”。伍连德要求当地官员提供更多的房舍，供急性患者用作医院。将疑似患者集中收治在隔离营中，每天测量体温、检查症状，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。对病亡者尸体进行火化处理。

为了防止传染，伍连德发明了一种用纱布和棉绒缝制的简易口罩，要求防疫人员和老百姓都把嘴巴和鼻子遮挡起来。这种“伍氏口罩”制作方式简单，成本低廉，受到各国专家的赞赏：“伍连德发明之面具，式样简单，制造费轻，但服之效力，亦颇佳善。”至今，仍有医务人员在使用这种口罩。伍连德后来回忆：“在疫情猖獗时，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。”

就这样不到4个月，伍连德成功扑灭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。1911年4月，清政府在奉天（今沈

阳）召开万国鼠疫研究大会。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。会上，来自英、美、法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，公推伍连德为大会主席。因为在抗疫中的杰出表现，伍连德被授予“鼠疫斗士”称号，从此名扬全球。

梁启超先生由衷赞叹道：“科学输入垂五十年，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，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。”

此后，伍连德又兴办了哈尔滨医院、中央医院（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）、北京协和医院、东北陆军总医院（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），担任了东三省防疫事务处总办、中央防疫处处长、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（哈尔滨医科大学）首任校长、全国海港检疫处处长等职，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学家、中国现代医学先驱。1935年，伍连德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，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科学家。

1960年1月21日，伍连德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，享年81岁。在伍连德的自传序言里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华。”

伍连德留存的照片中，有一张戎装照片，伍连德佩戴着二等双龙勋章，英气逼人。二等双龙勋章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医生获得的最高奖励。



李白观瀑图(国画) 袁士珍

诗路放歌

砥砺前行 战疫情

◆杨忠信

共苦同甘廿十亿，克难攻坚共战疫。时不我待敢超越，艰难险阻重拳击。同舟共济驱恶魔，心暖百姓筑根基。携手并肩冲在前，力挽狂澜风雷激。无坚不摧炼赤胆，所处境境秉刚毅。畏难岂能突重围，惧怕二字早抛弃。英雄固守金银滩，勇者誓智调药剂。奋斗舍生驻方舟，战地官兵同呼吸。天佑雷火二神山，耀光剑斩新肺炎。中途千辛万苦路，华夏儿女百感集。春暖复工复产忙，风和促农促经济。化茧成蝶乘势上，雨涤彩虹更绚丽。双措并举莫懈怠，防范输入勿麻痹。严防严防保安全，管查结合彰法纪。决除残孽点精英，斗智拼杀不停息。到此荆棘初告捷，底蕴迸发万钧力。诚心付出各阶层，义重笃行志愿者。举国水奏和谐曲，世赞社会和谐优。人类命运共同体，铭刻庚子战新冠。记载史册堪奇迹。

新书架

《书法答问》：道出中国书法的风神骨气

◆孙倩

如果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源泉，书法就是中国艺术的源泉。中国的绘画和篆刻，都与书法紧密相连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的一切艺术都是书法的延展。

现如今，社会上兴起“书法热”，书法也被列入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纲要之中，练习书法俨然有成为全民文化运动的态势。但是，因为现代教育体制的限制以及展览等活动形式的影响，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缺少了传统的人文内涵，过于强调技法和形式，能够全面领悟传统、发扬传统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全民热情高涨地练字固然是件好事，但是缺少

了文化底蕴、单纯追求技法的用功，有可能会不得其法。

当代著名书法家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朱天曙，将他近几年在北京语言大学、中央美术学院、北京大学等高校授课的内容，整理成新书《书法答问》。全书共分三编，分别涉及书法常识、临习指要和审美鉴赏。内容以问答形式展现，生动直观，是一本书法入门佳选。“春意就是这样，在风雨阑珊中悄然抽身离去，他慨叹的不光是“时光易老”的气象物候，更是红绿依旧、而岁月不居的易老人生。这种深切的哲思内涵，自然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，所以脍炙人口，千年来广为传诵。仅此一句，就让作者获得了“樱桃进士”的美称。

樱桃色香味三绝，味甘而性热，有较高的药用价值，全身皆可入药。它可用于四肢麻木和风湿性腰腿病的食疗。其益气、健脾、和胃、祛风湿气的功效，在《本草》中都有记载。又到初夏，便会想起绿肥红瘦、春花秋月。人如飞絮无定时，一树樱桃带露红，且莫辜负了光阴，蹉跎了岁月，而无端地变生惆怅、徒唤奈何啊。

聊斋小品

一树樱桃带露红

◆宋子牛

佳作都有樱桃的情影，具有临别抒情、赞誉女性、感慨时光等修辞作用，为作品增添情趣，独树一帜。清初诗人钱谦益有句“夜鸟啼断门前柳，春鸟衔残花外樱”，表现依依惜别之意；唐代白居易的“何处曾经同望月？樱桃树下后堂前”，忆的是樱桃树下望月的美好时光。诗人们写出了樱桃喻示的多种面相，表达诗人的不同情愫。珍珠似的红樱桃中，亦可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吉光片羽。

樱桃入诗，用来代表美好事物、鲜活爱情，抒发情感，借喻女子。常被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。如“樱桃小口”形容美人，宋代诗人白玉蟾有“罗髻双鬓堆浅翠，樱唇一点弄娇红”，便是古人对“樱桃小口”的诗意表达。“樱桃

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”，唐代诗人白居易对姬妾樊素、小蛮姣美容貌的描绘。“凤眼半弯藏琥珀，朱唇一点点樱桃”“着词但见樱桃破，飞盖遥闻豆蔻香”，这些诗句也都用樱桃形容女子的美好风姿。

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樱桃，不经意间被点染得十分美妙。不论堆盘盈碟，或三五散逸，都红艳鲜嫩，活色生香，质感十足，似乎吹弹可破，逗人馋涎。白石老人把樱桃色称作“女儿口色”，在所画樱桃上题句说：“若教点上佳人口，言事言情总断魂。”文字里流露出浓情蜜意，跳跃着火样的热烈！红玛瑙般的樱桃，如童颜的脸让人看了心生爱怜与迷醉。

在西方国家，樱桃更蕴含着珍惜之义，其英文名cherry(音译车厘子)，意思

连载



次道：“小姐——奕雯——”前方交火还在继续，貽海略一沉思，将南部九四打开保险，递给冯氏，道：“这枪指向好，你记住，枪口指着谁，扣扳机就是，子弹一共六发，省着点——我就去找小姐。”貽海掂着腰，朝巷口慢慢摸去。头顶一轮凸月亮辉如水，照着地上几具尸体，中士班长也负了伤，靠在墙边剧烈地喘，吃力地抬起驳壳枪还击，每一次击发好像都拼尽了力气。貽海一手举枪，一手抓着弹匣，借着月光观察四周。三八大盖的隐匿性极好，枪口几乎没有閃焰，但声音很好辨认——三八大盖是控动枪，每打一发要手动撞膛上膛，难免会有枪机碰撞的金属响动，久经战阵的老兵一听便知。貽海很快锁定了一个黑暗处，试探地打了一枪过去，紧接着把剩下的子弹一口气打光，又换上子弹匣。还活着的特务营士兵也各自还击。隐约中听见几声轻微的日语，之后脚步响起，继而枪声渐息，看来伏击的鬼子并不恋战，已经撤离战场，不知往何处去了。貽海暗自松了口气，低声喊道：“小姐！沈小姐！”奕雯匍匐于地，刚

将近黄昏时分，门外响起嘈杂的脚步声，有人高声叫着：“沈夫人吗？我们是孙总司令派来的，接您和小姐回洛阳。”

奕雯闻声喜不自禁，跑上去便开了门，冯氏想拦也拦她不得，只好无奈地摇头苦笑。门开后，站着一队国军，都是荷枪实弹满身灰土，领头的中士班长进院，上下打量了院里三人，对冯氏敬了个礼，道：“沈夫人吗？”冯氏忙点头，又从包袱里拿出大洋，分给来人。中士班长看着貽海，疑惑道：“这位先生好面善，在哪里见过？”貽海含笑：“是集团军总部直属特务营的吧？我姓赵，在长官部参谋处作战科，你属从孙总司令到洛阳开会，兴许是见过的。”中士班长闻言肃然立正，敬了个军礼，道：“原来是赵科长！”接着絮絮叨叨，跟老婆婆似的讲了半天，大意是赵科长为国亡命，不惜涉险潜伏在郑县，堪为军人楷模：“三军无不景仰。中士班长最后道：“现在郑县刚刚收复，鬼子残军还没清理干净，零星战斗随时都有，请跟属下尽快到陇海花园总部去，那里最安全。”

抗战军兴之后，装备最好的

仍是中央军嫡系，第三集团军的底子还是当年西北军韩复榘部，自然归为杂牌军，最能拿得出手的，无非是总部直属部队，如特务营、重炮营之类。这次来的是特务营的一个班，人手一支美制冲锋枪，另有一支巩县兵工厂仿制的驳壳枪，装备火力都算精良，可见孙桐萱总司令受沈行长之托，的确是上了心的。中士班长见人已接到，一刻不敢耽搁，马上安排了尖兵在前，自己陪貽海等走在中间，趁着天没黑透，一行人离开罗家胡同，朝城南陇海花园方向行进。路程并不长，而冯氏见她下裙掀开，大腿结结实实地被士兵揽着，衬裙裹裤若隐若现，不由心中一颤，两手下意识攥紧了裙带，再不肯挪动，急得奕雯嚷道：“姨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讲授受不亲吗？”中士班长知道冯氏身份高贵，是孙总司令亲自吩咐要保护的人，心里有火却发作不得，只得焦躁地看着四周。夜色劈头盖脸地罩下来，尖兵已经打起火把，冯氏看着中士班长，很为难也很坚决地摇头。整个队伍停下，士兵们都盯着冯氏。貽海是老行伍，深知底层官兵最讨厌的就是官太太少奶奶，忙上前对冯氏道：“夫人若不嫌弃，赵某背您吧。”冯氏咬着牙眼睛一闭，似乎不再矜持，貽海不容分说便背上冯氏，朝中士班长点点头，一行人等这才继续向前。

耽误了这半会儿，天色黑得更厉害，四处黑洞洞的。罗家胡同靠近郑县东门，往城南陇海花园去，还得经过东大街，转弯岳庙后街再一路向西，由主事胡同、书院街再上南大街，这样才能从南门出城。好在特务营长期驻防郑县，地形还算熟悉，倒也没走冤枉路。走到书院街，离南门只有一步之遥了，眼看城门在望，众人心里都松了口气，尖兵举着火把在前，步伐最快，刚过一个转角，忽地一声脆响，尖兵应声倒下，手中火把把路。接着便是一阵点射，伏击的鬼子准头极高，一排枪过去，两三个特务营士兵就不声不响地倒下了。中士班长血红了眼睛指挥反

脱手，掉在一旁。貽海残留的意识很顽强，虽然感觉不到痛，但他分明知道已经倒在地上，冯氏正朝他走过来，她的身躯显得那么的瘦削。冯氏就站在他前面，像是一根标枪，劈空而来，无牵无挂，就这么斜着扎在地面上。冯氏的表情依旧得不真切，而黑洞洞的枪口瞬间变得很大，狰狞地朝他一笑。貽海的意识至此变得混沌了，他疲惫地闭上了眼。他的确是有些话想说跟她，说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因为很快，又是一声枪响。

第四章

姐妹

时隔一月，奕雯再见到微茹的时候，她已不像一月之前的她，微茹也不再是一月之前的微茹。父女两人自春节前绝交，彼此音讯不通，消息俱无，弄得跟仇人相仿，甚至连仇人都不如。即便是寇仇，还会偷偷摸摸打听仇人的动静，而沈家父女则是一刀两断。用静姝的话来说，像是罗马与迦太基为敌，破了人家的城，杀了人家的人，还在人家田地里撒盐，好让人家寸草不生。